# 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四

枝山野記云永樂劉行業端父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漂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迨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女叩頭言本士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

以報劉曰惡有是猶能返汝立命人送還還則茫茫然大川耳親識皆絶復載歸命善視因為擇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君非搆意室之縱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諭勸數四乆之乃處二室生二子長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即布政叅議寅之也按永新縣志劉文安公母夫人留氏邑虎溪田家女也始石潭先生年四十餘弗嗣余髙王父帥正翁與先生故友善因勉以副室計先生曰吾亦念是乆矣奈何

帥正翁曰虎溪吾留家媪有三女長者年及笄矣而尚未有聘者先生頷之翁歸乃謀之高王母劉夫人且日高王母託通家相好故期會先生之適室歐陽夫人于虎溪密約夫人袖釵環為女聘而弗令其媪知之至則已有陰泄之者矣媪長女遂先匿後山松樾中弗可召高王母乃躡語歐陽夫人曰令所見次者雖差少然固甚俊拔解人意取聘移之不可乎歐陽夫人深然之高王母乃起執次女袂曰吾固知若福女也即以釵環强

加馬踰年遂生文安公後留氏累被封褒四子二女並貴顯出入禁闥享榮盛數十年年九十乃卒福女之云豈虛哉今小説妄載先生納水漂女重誣先正所自出不可無辨故特詳著之志為尹臺宗伯所譔當不謬野記所載故飾美耳然留氏實劉氏尹公亦未免以同姓諱也

據楊文貞三朝聖諭録謂宣德中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與其子輻俱以贓敗法司議置之死文貞

及建安公以四朝舊臣請從末減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可發為邊吏建安對以士可殺不可辱發邊吏死等耳始戍輻遼左而覸從養然覸在永樂十二年實以刑剖尚書謫為本部吏至明年始復官故一時之議有此而憲章錄謂父子俱戍似誤

近峯聞畧言王文恪公云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于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懽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亡其帶詞林為賦醉學士歌按宣德三

年以前朝士有宴妓館者而左都御史劉觀父子為甚其年劉觀坐法右都御史顧佐禁革之又明年周文襄始拜工部右侍郎撫南直隸又三年始入計事豈有宴之妓館理文恪端人居史官久而作此論蘇人浮薄之餘習也枝山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闘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嘗守備南京繼襄城後而亦無尚

公主

天順日錄言宣廟初諸大臣惟黄福持正不阿命觀戲

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不會曰

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

不樂居數日敕黄福年老不煩以政實疎之也按三朝

聖諭黄在淮漕文貞公薦之為南京户部稍均勞佚耳

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常入侍不聞有對弈之

說似未可信也攷之史以為太宗朝事恐亦據日録而

書之未可信太宗嚴重蓋未甞與羣臣對奕而忠宣當其時亦多鎮外不在左右也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麵一盤楊公受之且擕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黙寓于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按楊公展墓録往返間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雞必記豈有過淮揚獨不書耿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可而未之見當

是前説虛耳

枝山野記言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于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録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歴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歴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或曰請謚為闕皇帝其二云云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而憲章録亦因之按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三事也即有之何以實録遺而不備孝孺集至成化時始出

憲章録載馬順害劉忠愍球事謂持刀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見其貌黄瘠不類詰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迫于勢不敢不

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特來别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勞堪類編亦因之據此則小校乃耿清惠素所狎侮者也耿公正人豈宜有此且劉忠愍以正統八年下獄耿公方為兩淮鹽運使原未入京至十三年詿誤被逮赴京事白即遷刑右侍劉之死久矣何嘗一相及而敢于矯誣乃爾

立齋閒録謂朝廷旨意出内閣臣條進稾底居閣中謂

之絲綸簿其後為宦寺取入中禁徐有貞既得權寵乃請于上如故事還簿又一說謂楊文貞告展墓恐權歸于次相文敏乃以絲綸簿送内暨文貞還請之不復出矣兩說俱無據而後說尤孟浪底藁原在閣不謂之絲綸簿而當時文貞文敏偶以資序先後耳其委寄寵禮同文貞何緣以展墓而歸簿也嘉靖初言事者攻文貞且請簿詔詰責之乃已野史之誤人若是

餘冬叙録記英宗初立年在幼沖朝廷大政承太皇太

后指裁為多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㫖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劒侍衛凛然英宗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奬勸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諌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遷大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

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顔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令當賜汝死女官加刄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曁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太后駕起詔英宗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儀天下之力也攷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録最為詳備然

以召對言則影響宣宗時事也王振之說恐無之按文
敏行狀云二月乙未宣宗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景陵
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于便殿諭之曰皇帝數
言卿等忠勤令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佑家
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聖
諭録所載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士奇太子少傅
滎太子少保幼孜太常卿溥入見太后云云略同後還
京士奇嘗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為

汝言皇考往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厚重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迂而不從謹之謹之攷史所記亦略同至正統中絕不載太后召見諸大臣事夫以太后召見大臣於朝廷為盛事於諸公為盛遇責數

王振爲威德文敏行實與聖諭錄何故佚之史於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蠧國蓋娓娓焉何所諱而不書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知其誤也

兩湖麈談録謂正統初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於内衆爲公危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近日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

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按魏公而有此則生平第一偉事而公卒于成化中行狀志傳之類何所諱而不載又攷古穰雜録云魏公篤好吟咏癯然若不勝衣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亦不較夫既曰重之則譖公事所必無者古穰為李文達公賢門下正其時人兩湖之言似非實録

枝山野記謂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臣第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甞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為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後以雙筆往公請其故上曰既誅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自嫉其父姑且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或不可後成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許校尉去頃

刻報已兩襲公猶未出朝也攷此事別無經見文敏公給假省墓卒于武林時英廟僅十四歲事皆太皇太后主之何得有此舉動耶此事絶類前紀徐中山常開平事皆齊東野人語也

閒中今古録言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已朔漠額森犯邊勸上親征者是也乃没土木之

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攷之王振少以選入司禮讀書後爲東宫局郎英廟即位遂越興安金英柄司禮見實録甚詳無所謂教官閹割之説也

莘野纂聞言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應得之竟置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志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

之者按劉球侍講言事忤王振假董編脩璘請為太常卿株累下獄錦衣指揮馬順希㫖殺之其事明甚今言避難隱居姚江從學者衆當路廉得置法殆是夢中語枝山野記言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髙齡倦瘁其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髙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

文敏文敏曰彼猒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紙書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又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按此是後人歸美文敏語耳殆非實録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薦曹鼐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年苗高二公始以讀學入閣今謂文敏為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相去遠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録也

西樵野記言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絶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邇年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為我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炙妙絶無伍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

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永別矣言罷杳然按此事乃武三思之于狄梁公令傅會之耳且石公景泰中未嘗一日離京營天順初始西

征則于肅慇為所害久矣

客坐新聞言成國朱公某没于陣其子某隨征獨返見其母夫人讓之曰汝父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其封時人皆偉之按没陣者成國公勇也其妻曰王氏初封國夫人後追封王夫人儀即其出也襲公爵次子佶授指揮使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以稱野史

西樵野記黄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

產業為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
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
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
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
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内閣露一本角微風漾之命取
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
召甚于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
至滅族噫使鑑寵不及此惡能報之深耶按景泰中吳

江有徐正者為兵科給事中嘗上疏言南城禁錮事景帝惡之謫外衛經歷又以戀娼妓不行充戍鐵嶺衛太上復辟逮而剮於市實無所謂黄鑑與陞大理少卿也聞中今古録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翱右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題目之差但告曰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

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德之對言而失章句訓道為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按此事累見之野史是寇莊愍掌院而韓襄毅雍為僉都時事非王與姚也

閒中今古録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曽為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曽為神樂觀道童也按考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為標目耳非上果先有是夢也

近峯聞略言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于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為廵撫都御史上曰張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侍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按張寧為禮科都給事中受知英廟果欲大用之然吏部實未嘗兩推至成化初吏部推脩撰岳正為兵部侍郎寧僉都御史詔與在外四品方面岳得興化知府寧得汀州知府實未嘗陞通判也

西樵野記言李都憲守三邊嘗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間後以邊境猖獗挺出因裂其尸焉令人仰其節義誠詩讖也按他小說載其詩語類于肅愍特小異耳國朝無守邊李都憲出戰而死於陣者惟正德中才襄愍公寛以輕敵陣亡然不聞有詩此必因肅愍而誤傳者也

莘野纂聞言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並為郡庠

弟子員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云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後果相繼第進士為顯官皆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禄者神明預識于塵埃中矣按此事吳中小説累載之謂是陳太保鎰與俞太保士悦也二公實同時為諸生又同列八座若韓襄毅與陳公科第相去二十年豈有同時為諸生理

諸説家記王靖遠事謂西酋阿勒台多爾濟巴勒數寇甘凉

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指閲邊備知守將法弛
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寇無侵凌難矣明日集衆轅
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
軍震慄攷彭文憲志銘亦同第考之史則云都督蔣貴
僉都御史曹翼統兵勦朔寇駐魚兒海子以都指揮使
安敬言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察院劾貴等懷奸
失機宜治以軍法上命尚書王驥責貴死狀僇敬軍中
以徇然則靖遠之誅敬以中旨耶抑便宜行事耶誌文

所載絶類狄招討傪陳沔事雖快人意恐當以史為據李文達有經世才其所持論麓川事甚正但公生當其時而所紀有不能無牴牾者謂麓川初叛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此大誤也按正統二年十月雲南南甸州知州刁貢罕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奪其所轄羅卜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乞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詔黔國公沐晟

處置以聞自是思任發不奉詔因而發兵侵噬不已而討捕之命下矣然每歲未嘗不撫討也後遣沐晟為大將總兵而都督方政等為副以鎮兵從行政為前鋒破敵逐北渡潞江遇伏敗沒晟逡巡不敢渡引兵還上疏請罪逾月遂暴卒人以晟為服毒最得其情矣今云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何也晟卒後命其弟昂以左都督代鎮總兵再討麓川又敗乃始議遣王驥蔣貴以大兵行文達又云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

地于人何利益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令日此又大謬也高帝命頴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阯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什伯計咸惕息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阯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驁肆為棄交阯也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為强者有矣强者不誅而益强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其所以失

在中國之政不脩而驥等之用兵未盡善也不然頼川新城之大兵甚于麓川倍矣何以不為天下累也

田汝成作西南夷傳其于方政之敗沐晟之死與王驥等之用兵差近似而其他又有大繆誤者至以麓川為孟養云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鎮戢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遣黔國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征

之兵敗沒按麓川本國初降夷宣慰使也曰思倫發時方有事于緬故增號曰麓川平緬宣慰司至孫思任發侵孟養地抗王師始伏誅有子曰思機發叛有其地累討之始走緬甸令以麓川為孟養而宣慰思任發曰部人又益一刀賓玉及思機發為思仁皆誤也夫以李公生其時田公官其地而尚不能無誤乃爾信乎史學之難精也

吏科給事中姚夔以交阯死事知州何忠未及謚請以

待制王褘例謚之禮部聶奏報罷其後永豐知縣鄧顒死事特謚恭毅葢偶因劉忠愍球之昭雪言官併及之耳固有遇不遇也張南園謚紀載有何忠葢祠額之誤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宫主司欲首薦以北卷為疑既拆封知為真定人以問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銜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寘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國朝進士釋褐為御史自張始時中官王振用

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嵌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為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嵌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為嗣既得官併欲奪其産沈指揮之妻于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詘指揮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污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為商所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有一

奴欲訟寃商又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詔七年無敢問張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寃盖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聞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之問之同官同官揺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曰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日莅官幾日遽欲

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返吾獄既而窮按不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言并同官三四人連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史固不肯印月餘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强使印之乃得聞上而齊韶之疏

先上矣時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寇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本亦當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問韶與張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聞其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詞時張疏言韶放縱數事其一史氏事史氏初與后妃之選英廟欲立為后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裹還之齊韶竟納為側室張又上書王振幾千餘言首論此事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為此事吾豈能左右乎

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邊刑部原問官死于獄御史轉托者俱為編氓惟張復官於是韶上疏申辯上怒勅再辯者斬韶怨王振不右已以為是獄皆振所為也上疏言振罪上怒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雖振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此同年周學憲聞張之子孫言其事而筆之書及攷國史獄牘則所謂指揮者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僉事賈福其姻戚嚴商與爭官職者陳玞

也訟在刑部而右侍郎齊詔欲奪福官與玦大理少卿廖莊疑而駁焉再駁詔責司如初議因改駁調廣東道御史張春曹得趙雯索玦等對理詔怒不肯發且執福笞之創重死為守備太監劉寧所奏詔逮錦衣衛問而玦亦奏莊與春等受福賂因并逮質對順鞫詔所受玦賄與杖福死實莊春等受福賂誣玦疏為詔所嗾而詔嘗稱王振為中表兄其從子錦衣指揮王山王林為表姪署刑部一歲獄因淹繫死者百二十人又逼取被選

退宫人百户史宣女為妻及僣買永嘉大長公主卧牀王振以其冒親也怒趣法司問狀坐詔故勘斬玦誣告平人致死絞詔上疏懇辯不聽後數日僇于市然則周子之所記特影響耳齊韶侍郎固非尚書也商原無得官亦無殺指揮之妻女與奴也商論絞非凌遲也張春原無上疏齊韶先坐斬辯而不免非坐戍以疏詆王振得罪也北院之掌印者陳鎰非寇深也錦衣問官乃馬順亦非無子之金指揮也又謂會試取第一以北卷拆

封而問知為真定人詢宰相曹公夫折卷之後誰得而問宰相始塡卷耶齊東野人語不足信

周又言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遊擊廵邊所在積聚皆没入已謬奏邊冦焚掠無遺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云何物狂子吾將亦其族殺齊尚書非此人耶此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郎官二人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詞以復上頗知之彪與張俱

召還而置之不問亨屢遣人刺張張不爲偹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徐有貞亦謫鎮江與張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懽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云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二聯一字爲一詩以相愁嘆後以憂去同起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皆復官賞賚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

未至任而卒按史自天順元年以至三年七月石亨與彪用事並無有論其失事者亦無差官勘邊者豈有如此大舉措而史遺之理且二年七月内張春尚以奏牘落聞字法司問罪復職令云待命不授官棄去何也徐有貞以元年七月謫金齒何嘗流寓鎮江二年後張春尚在山西何云同擯相得懽甚也春詩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公官極品又二親久已殁而云心事君已盡之又何也亨敗之時商弘載為民山中又

七年而始召令云春自鎮江丁憂起復至京二年不補商已拜相矣卒不之見俄而亨敗嘗論亨者皆復官增秩春遂擢順天丞年月一無相應者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檠

謄錄監生臣張恒

謄錄監生臣官懋斌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五

憲章録言楊士竒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竒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歴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賛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眷眷唯卿于我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

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竒感泣按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未決上故以勑諭慰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瘐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録似誤

枝山野記言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面尚書遇振未曾少降辭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峄然凝坐振無如之何按此恐非實録振得志之秋抗禮者僅英國公輔胡宗伯王太宰内閣

三四人而已成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唯唯豈有坐其上者哉

菽園雜記言陳傛敏鎰視王毅愍文先入臺鎰為左都御史文為右都會更有右都御史一人文遂據中坐凌其上傛敏不與較此言恐誤也毅愍以大理卿先轉右都而傛敏鎮陜亦以右副轉右都自是更歲一代未甞同在臺也傛敏出守河保禦邊而毅愍在陜俱轉左副得請代以刑部右侍郎耿公代之始皆以左都共事而

僖敏資序在先然是時無右都也毅愍尋以陜西勞加太子太保郤在僖敏前僖敏至易儲始加如之以後三左都有鹽山公俱宮保而是時位次則毅愍僖敏忠肅公

傳稱郭太宰璡以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七云永樂初任戶部主事勤于職太宗亦知之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為小方面按十二年為丁卯七十七則永樂二年為甲申三十四也三十四不當呼小方面

豈其卒時為六十七耶孜之史太宗初陞參政其陞參議時洪武甲戌為二十四也

客坐新聞言李西涯程篁墩童時以神童被薦英廟試之云云非也按二公之年當是景帝時事

通紀吏部尚書何文淵加太子太保係於景泰元年非也文淵以三年易儲而加

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芳洲

薦遷令紀載于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事

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赴京至天順元年始用忠國公石亨薦遣行人齎勑諭耳

菽園雜記言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稱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邊方事皆會兵部與

總兵官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令上矣文量其時人當不誤但景泰中于肅愍奏議武清昌平侯俱稱總兵官勑書奏疏皆然恐不起自成化也所謂坐營者葢十營偏將耳

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

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辯追覆試乃已後劉歿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秉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為府軍千户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在内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峨考官而高文義奏請覆試且于左順門面奏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令

祝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義謂為于王地何也不過欲為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哉且是北織非南織也

又言敵擁乘輿登陴臨視諸大臣在城下朝上敵以長刀簽一臠燒羊於銛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敵驚嗞指曰好漢好漢按是時不聞有所謂趙尚書雍也當是王舍人㷀以使北進太常少卿後復姓趙天

順復辟進尚書耳且上皇在城外何由登陴而大臣却於城下朝也

野史又言大同宣府總兵定襄伯郭公登儒將也在鎮時敵卒入冦公出戰偶被執敵欲加害公叱曰我總兵也敵懾指不敢動即以皮帳卧公以垂四角以木梃舁公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公體肥重敵以其不便於趍防護亦懈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肘仍奪其馬乗之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公之驍勇

如此偉哉按實録及定襄家傳並無此事蓋記李將軍段褒公事而附會之耳

王文恪震澤紀聞言皇甫仲和之精占驗謂土木之難敵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髙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敵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敵遂遁按石已先至京由為事官陞都督封武清伯與于謙出營城外敵退後久之楊洪始以宣府兵入命充總兵同孫鏜范廣等擊殘虜之末出關者紀聞

語當非真

李獻吉作清風店歌極言武清伯石亨力戰之功而雙槐歳抄謂亨以都督僉事係獄赦出之亨與姪彪持長斧突陣所向摧陷鄭端簡所載亨傳尤鹵莽不實請得事事折之端簡謂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獄是年十月額森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嘗考額森等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入冦癸巳大同總兵西寧侯朱晟等與戰陽

和後口全軍覆没惟右將軍都督石亨得免甲午上親征啟行己酉降亨為事官俾募兵自効八月壬戌上蒙塵丁卯召為事官石亨為右都督掌後軍都督府管大營操練辛未封宣府總兵楊洪為昌平伯九月封亨為武清伯然則亨止充為事官洪在宣府初未嘗下獄也端簡云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敵遇挺刄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敵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敵復却而南亨

令彪率精兵千人誘敵南至彰義門敵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敵遂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襲三日至清風店北敵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諜者紿敵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鋭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其陣刀斧齊下斬殺數百人敵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論功第一封武清伯按于肅愍碑謂額森兵至城下對我壘而陣車駕亦在敵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

向之輕發一矢喜寧㗸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計不應對壘七日是為十月望敵移蹕漸遠乃舉礮擊之敵衆死礮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史稱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敗敵於德勝門外初敵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于兩傍空房先遣數騎迎戰敵衆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礮火器擊之遂却都督孫鏜與敵戰于西直門外斬其先鋒數人敵稍却鏜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之禮中流矢亨復分兵

往援敵乃引却辛酉太監王敬都督武興與敵戰於彰義門外興以神銃列於前弓矢短兵次之報効內官數百騎列于後敵至以神銃擊却之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陣亂敵衆乘之遂敗逐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皆升屋以磚瓦擲之會王竑毛福壽兵往援敵遥見旗幟乃退壬戌敵衆由良鄉遁去其日進封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二說雖未盡同大抵武清大將持重鏖戰突陣之說未可據也且作史者果欲没武清功何至

没都門之捷况亨自敵退即進封侯在京營敵奉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荆何嘗以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

傳又言亨生子未彌月上令貟兒見之封為鎖定侯改無此事又云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屍上念亨欲從之問李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而憲章録亦於三年二月内係斬石彪於十月内係下

石亨獄按史天順三年八月石彪以嗾致仕千户楊斌等保留下獄考竟九月亨乞養疾十月閒住四年正月亨下獄籍其家二月詔諭羣臣致書親王其月癸亥亨瘐死法司請僇屍榜示天下詔始瘞之用李文達請也又四日丁卯誅石彪然則端簡之傳何嘗有一語實耶又言以奪門功封亨忠國公彪為定遠伯按彪時在大同以天順元年為右都督破敵於磨兒山斬首一百四十級生擒二十人獲馬二百匹封定遠伯再破敵二萬

於安邊營生擒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級獲馬五百一十匹驢騾牛羊二萬餘進封侯傳以彪為奪門封而倶畧其戰績何也

憲章録謂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又啖内閣諸學士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倶兼宫僚王直胡濙倶太子太師陳循髙穀于謙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翺何文淵太子太保蕭鎡王一寧太子少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大

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而黄竑之邪議起矣此大有誤漏内閣之賜銀在易儲先而賜黄金在易儲後若諸公之加師傅正與易儲命同日下非所謂滿朝感惠也當時左都御史王文楊善俱先以勞勲加太子太保非以此日加也其它加太師者勛臣則陳懋石亨加太傅者勛臣則柳溥加太保者武臣則張軏文臣則陳義石璞加少師者江淵加少傅者俞山加少保者俞綱羅通李錫蕭維禎而今皆遺之又黄竑議在先賞内

閣在後

尹文和記二事史不載而頗核者于肅愍謙久病議添設一尚書助之江淵先生在内閣數窘于同事者欲出理兵部衆因而誚之江悦因屬商文毅輅擬旨坐便室中方下筆王毅愍文先起入商所以指畫石兵江工四字陳循先生尋入亦如之商乃如指書訖封進江不省明日調工部石璞於兵部而出江於工部始大驚恨𥚃宇通志成内閣承密旨進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

殿學而商文毅輅獨擬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賛善兼檢
討擬陞諭德兼侍讀黄諫自編脩擬進中允屬商繕正
商退錢作編脩若誤筆者陳公請如初擬商言錢既越
衆陞二級兼官豈宜復陞乃止付司禮太監王忱封進
既别王毅愍復送出門耳語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
商奈何獨陞忱頷之明日旨下商僅兼太常寺卿乃愕
然不滿按是時陳公循以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書加
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高文義榖以少保太

子太傅工部尚書凢五官王毅愍文以少保吏部尚書俱加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商文毅以兵部左侍郎加太常寺卿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凡四官亦時制一變也未幾而兼官俱削矣當時商公最後進官亦早然能於票擬間斟酌如此而王毅愍之强與内璫之相結亦畧可見史謂錢溥與商文毅不悦作老秃婦傳以譏之商畧不與較想當為此事

易儲之際人不敢而以譏于王二公甚無謂也于公所

職者兵事而已居密勿主此謀者陳芳洲輩也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為六卿首者王文端也芳洲輩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翺商輅三公半之事定復各賜黄金五十兩文端忠安俱加太子太師而于公不過太子太傅而已王毅愍以正月與興濟加太子太保至增置宫臣之際蓋王不與陞而于不與賞也大槩畧可推矣詒諸公二俸俱支皆疏辭而于獨再辭不允今柰何以易儲議之

枝山野記載英皇在敵中袁彬哈銘外又有沙瑚里者亦衛士効勞甚著駕旋沙不及從敵給以部曲為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弘治初知其子故在歸驗實賜官某衛千户第宅一區按沙瑚里者本名李成在敵中以諧謔日侍上扈蹕歸後南城復辟擢哈銘大通事錦衣指揮僉事而成為百户成尋徑入内府求陞職上怒下錦衣衛鞫之銘與達官額森特穆爾謀欲脱其罪俟上幸太監吉祥第為奏請上知事由銘併下獄

謫銘貴州衛副千户後以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為大通事沙瑚里後雖不知所終然以從上蹕歸而所云留滯塞外至弘治時始款塞者皆謬也憲章録亦因之遂於弘治紀内明著其事

吾學編額森敗死事云天順初額森有平章哈喇者欲繼額森為太師言於額森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額森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實克特穆爾為太師哈喇怨欲叛額森荒于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悦稍觧散額森

益忌哈喇聞哈喇且叛益怒欲討哈喇恐不勝乃召哈喇子飲酒鴆之哈喇子嘔而出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喇哈喇陽不知益敬順額森額森以哈喇畏已防稍懈哈喇伏衆俟額森出獵襲額森額森奪皇戰敗走從數十騎投阿寶克未至復自疑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額森急追及之果額森殺之諸部遂分散按史謂額森既擊殺其主部衆益盛遂自

稱為天盛汗別部大將阿喇卜知院求為太師不許遂有隙至景泰七年額森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喇卜二子從行因令人持藥酒毒死阿喇卜次子阿喇卜詐報烏梁海盜已馬遣使請於額森取長子回同追捕之額森命其二弟德都王賽堪王統衆與俱臨行觴阿喇卜長子復毒之行次中途死阿喇卜怨益深紿額森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喇卜統部落三萬人徑趨額森所居先使人數額森三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托克托布哈王血也在汝身

上烏梁海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汝死矣額森曰我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巴延特穆爾知院特濟博囉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喇卜舊部曲布拉克圖僉院托克托哩掌判額敏和卓學士事額森曰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額森帳中拔所佩刀刺額森并殺特知院等其衆遂散賽堪王聞阿喇卜攻其兄領衆七千躡阿喇卜後欲俟其戰疲然後乘之既而額森死賽堪王棄其衆乘槖駝十七隻南走為其下布勒圖追及射

殺之徳都王領其人馬西走所紀額森死事與賊黨姓名俱不同要當以史為確夫以額森之强悍慓賊而倉卒死於降虜之手中國自此息肩矣凡庚午之駕還與額森之被剌皆天意也非人力所能為也

史言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斬為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

言是衆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懼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廟宫闕在兹倉廪府庫百官萬姓在兹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謂胡濙于謙陳循之說有之第攷一時劉文安葉文莊諸公所記俱言侍講徐珵召入倡南遷之議而太監金英斥之使出學士江淵乃更為固守之說以對遂得大用當是時内徵金英外徵謙幾揺動矣而史皆不載所載李永昌對太后語

稗官數十家俱不及也按脩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禮方貴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學士在史館溢美之談大抵未足信也

史言車駕次鷄鳴山欽天監正彭德清勸王振曰敵勢如此不可復前儻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脫若有此亦天命也德清既陣亡尋用振黨籍没家産所謂黨者論其平日事耶

史于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皇儲草詔大

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時吏部尚書何文淵適在側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迨天順改易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為刑部主事因見黄竑徐正處以極刑恐禍及已乃貽書勸其父引決文淵果自盡士論恥之此亦焦泌陽懟筆也正德中柄史者力為辯其誣然攷之天順録云致仕後上復位革宫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之言慮有奇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泰來抄

提文淵者懼即自縊死後為人所奏差官啟櫬驗之果然則勸文淵引決之説誣而自盡之説實也野史以為出江淵大槪以文勢攷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對之耳又文淵以四月卒而黄竑徐正以五月誅大抵未可信

憲章録云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謚文安尋改謚文忠攷英未嘗改謚也又言太子少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卒贈尚書攷一寧贈太子太師非尚書

也

又言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憮然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憲宗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此本野史似可據但攷之史景泰元年上怒金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市鹽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院獄亦論罪斬詔禁錮之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說在英未下獄之前耶或景帝之怒

繇此但其時帝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不應有東宮說也英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日英猶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耶英能斥南遷之議又能作此對語誠非凡品但恐好事者因而附會之耳然英嘗使南京獨大理寺卿薛瑄不出見英使迴景帝問所見誰為良者曰僅一薛卿耳然則英之賢殆非他璫比也

菽園雜記言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合奏復東

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黄竑進易儲之説以迎合上意本為脱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畧不思所以善後乎脱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髙崇柰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按楊集事國史家乘所不聞頼有此耳然不知其時選法何如王文端忠肅不少持否至謂進士選知州始此恐誤永樂

中劉綱由進士選陝西寧州知州

憲章錄言長洲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帝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謁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謁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質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令云帝奇其才即授御史似誤又景泰年

命綱協賛陜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心帝謂陞官豈可自乞已之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而憲章録後特為書卒立傳以優之又極其褒予豈辥之與綀意氣有相似耶又其時給事中徐正嘗自言已有禦敵功欲引姚夔陞侍郎王竑陞僉都御史例乞陞不許遂進南城離間之策謫戍鐵嶺身磔死家籍正亦呉江人

李文達天順日録言景帝不豫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

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唯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令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心又云先二日有駕其説于石亨輩云上以掌兵數人謀立上皇命太監張永行挈入中宮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勑與亨等令成此事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

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不遂其私因乗機圖謙併中傷所不足者耳此語可謂實錄醜正之徒至必以易儲迎襄釀謚肅愍而史乃併王毅愍之謀掩之後遂得與肅愍同贈謚而肅愍至今尚有功首罪魁之説抑何幸何不幸也

雙溪雜記言徐有貞李賢為吉祥所引入内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因之詳辯累紙然攷有貞以南城返正日入閣殺謙文等始進許彬次進薛

瑄最後用李賢然則二公之被戮與陳德遵等之戍奪皆文達未入閣以前事也

傳信録言景帝未崩時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伍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勑書來然後行未晚後英宗復辟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宗悦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長史金帶自此始伍蘇州人也忘其名矣吾蘇無長史伍姓者按景帝以羣臣請擇元良尚且不聽豈有遠取疎屬入繼大統之理考之正

史復辟後楚世子原未入朝而長史金帶原不自英廟始齊東野人之語誠哉無稽也

瑣綴録言廷鞫于王少保日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憤然攘臂拳踢于王二公且謂二姦臣正好毆識者含憤明日有貞等徑陞旻通政叅議按尹直以旻為吏部擯斥不用怨之刺骨故為此以謗毀耳不然此豈隱匿秘事而朝野更無一人記之哉假令有此成化三年後于王二公既昭雪寧無有譏旻者而至旻之敗臺評亦不

之及何也

客坐新聞言天順初泰和陳公循為首相學士廬陵陳公文欲援引以進泰和難之廬陵嘗于他所英廟語泰和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遂寢他日内侍以其語語陳陳詰泰和白之曰先生不能拔人又于上前沮之何也泰和曰此言密邇公何由知之耶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廬陵慚而退按正統末循未為首揆而文資尚輕至景泰二年

文以大學士高穀薦為雲南右布政使英廟復辟之次日而循就逮遣戍久之文始入為詹事再以禮侍兼學士入内閣其求薦與沮當在何時也

野記言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云我提兵入援何罪而殺我臨刑有縞而至者俊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生為級其元合于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當時范廣楊俊雖為石亨所搆誅然非同日也

尋觀雙槐堂歲抄云楊俊誘執太監喜寧以功陞右都督敵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黄整奏聞于謙惡其擅調請誅之上不問楊洪懼禍奏請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喪師辱國之罪詔斬于市且載髙三兒事同又謂俊死後楊洪含痛而没猶追其禄米家産蕩盡及考實録則俊為楊洪庶長子也于謙既論劾下獄尋復右都督統京營兵洪薨後嫡子傑襲封俊復坐事下獄降都督僉事傑死無子俊復襲封侯

景泰末復以家人首告其欲姦父妾等罪革爵子珍襲

天順元年上以其為叅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種頭來矣為石亨所聞銜之復為太平侯張軏所構坐斬子珍謫戍至成化初復京衛指揮使葢雙槐歲抄尤失實也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 史乘考誤六

蘇材小纂言景帝聞鐘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右對以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元玉之論也景帝與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若即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

憲章録言封都督張軏為太平侯輗為文安侯軏仍改名賜誤也軏為河間王第四子英宗每呼之為張四而野史訛為張賜攷國史家乗俱無改名之説輗封文安伯非侯也

復齋日記言額森去後真保河南盜梗不通指揮范信請以兵五百飭平之少保于謙奏擢為都指揮使從教閱大倚信之英廟復辟石亨等嫉其附少保指為黨棄市按棄市者乃都督范廣名將也事亦不合

武功遺事載李文達言奪門無功上曰先生謬矣若徐有貞可謂能用其勇矣當時之臣非不能識此然沈潛不發可見彼此才力之不逮耳又名入至文華殿復諭奪門之事因屬左右曰曹石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宮時汝輩若無徐有貞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他功業以為天順日録語按日録亦有曹石二句獨不及先生謬矣徐有貞能用其勇前語與若無徐有貞如何過來後語蓋武功之姻及門下客附益之不知何所據

又言天順八年甲申春大學士李賢去位閣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聽用勅具未下而上晏駕按八年李公原無去位亦無取徐公事葢亦异人掩飾之辭也

東白先生張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内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職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

西坐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小竪并用事者傳命而已按東白所言內閣送迎中官之禮先後漸變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後陳送之出閣非也成化丙戌李文達卒陳為首陳卒彭繼之

閒中今古録言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庚

廷殿試讀卷定祁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所定卷閣老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傳臚時北方人音與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易之而抑順第二甲祁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監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矣是不知内閣取進呈卷于御前讀後開拆初不知姓名而英廟御諱音振與順殊不類也即北音亦不同而是歳館選亦不之及且同時館閣諸公未有及此者其為傅會無疑

閒中今古録言景泰中于司馬謙王都憲文權重于時後英廟復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旨本該凌遲處死從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斫連呼何為久後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于遠矣按弦之水東日記諸書皆云廷鞫日王公極力辯迎襄之誣而于公第云何辯為縱上不欲誅我石亨輩必不肯容我遂默不對今此録似牴牾且尚不知王之在内閣而稱都憲何以名紀事也

枝山野記言曹欽作亂時徧覔大臣唯彪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翺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主事長大有力遽負王奔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考李公自撰日録云傷賢後挾巳至王公朝房令草奏求白又欲執李公乇往王公為解救之俄懐寧伯大兵至圍欽李與王公皆得免然則王公奔而免與馱官人之説未可信也

客坐新聞言兵書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朝廷時命總

兵某師師征滿四公從征督餉滿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為計公謂曰必使攻下二山我處上游其勝可得將官請計公曰要功在賞也我有銀牌二千顧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將官即選募勇敢之士千餘令上山攀緣入巢舉火攻擊已奪一山其一尚為所據公曰更有銀二千餘兩可為牌五百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隨列分衆懽呼奮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饑公曰我已備糗糧二百車皆

以搴劑而和者使可飽而不渴以餉之士卒有死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余知府功也我何有哉先是湍四惟恃一泉為飲公率健士三百往探其源而堵窒之四遂踴躍而公之料敵取勝出人意表有如此者按余公時自西安知府本省參政遷右布政使佐軍治餉非知府也行狀止言在軍中効勞居多而一事不及至于馬端肅西征石城記可謂詳矣亦不及余公恐石田一時之所傳聞未可盡據以為實録也

復齋日記言閣老陳文簠簋不飭卒後議謚當用文而衆論鄙之特改例謚曰莊靖其後永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衆望或語人昨新閣老入閣閣吏請祭臯夔稷契劉曰陳先生不祭我也不祭以祭為濟也相傳一笑按陳名文于尊名之典未稱故易為莊靖劉入閣在李文達後與陳同事將一歲入閣無祭臯夔事

憲章録于成化元年十二月内記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内閣奏讀學士二

員於翰林公署教習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相次入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蹺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此出一小說其語亦似有據但按史及諸公志狀葢以八月二十六日授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院編修吴希賢爲檢討劉淳爲中書舍人仍譯

字張敷華等九人為各部主事蓋未嘗至十二月始散館也既授李公等為編修張敷華等為主事未嘗令於各部觀政也登科録是科進士有討禮而無所謂許禮此說不知何所起

又于二年五月內言李賢奪情起復翰林修撰羅倫疏劾賢遭父喪宜令終制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按賢以四月奪情起復許令奔喪時倫初及第授官未上疏也九月賢葬父畢入京倫勸之力辭終制賢不從

始上疏令紀殊誤

紀畧言僉事沈炤云李淳本廣西桂邑人生西涯公而亡其妻擕公流落于長沙鬻之就戍京師按公父淳受封至侍講學士乃歿亦非桂邑人也

雙溪雜記言文官一品授柱國始自萬閣老安按東西楊先生于正統中及李文達于成化初俱加柱國所記始自萬公非也

客坐新聞言永豐曾學士棨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

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千古按子啓至少詹事贈官乃禮侍耳追之祖則學士鶴齡也其祖孫科第年月俱無同者而妄談至此

敍園雜記載張南安汝弼誚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也按獻章正統甲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在後門

人之説誤也獻章以老母乞歸正與李密同何得言諡

張南園諡法有曾襄敏啓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敏

獻考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内閣攷前後賜諡藁本

亦無此四人此必誤也且此四人乃不諡文何取其俱

諡襄為何故

史謂尚書項忠具奏草論汪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

部尹旻請署名旻固辭不得已乃署即遣人報韋英曰

本兵部所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

翊劉吉於朝極言直賢語侵内閣翊默然吉折之越遂與

吉疎按内閣危言攻汪直者獨商文毅劉文和耳文和特

疏言西廠非宜至詰責之際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

謂尹恭簡密報韋英盖實録為劉文穆所修故引以歸已

而恭簡文和又素與文穆不睦似不無飾筆

菽園雜記謂汪直梁芳時有中貴人王高者頗簡重休

沐恒謝客時尚書尹旻與諸公約訪之良久不出曰諸

公且為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

乃前生耳一茶即罷之咸寧伯又獨請見已入門使小璫肩其腹而出深以為快按高之杜門不與外事可也其辭禮則傲悖甚矣高乃黄高非王高也在司禮為第三人嘗以私忿嗾法司殺吉安守許聰似亦非良閹

瑣綴録言兵部尚書項忠嘗遇太監汪直於道不下輿過而後知之遣人往謝直怒不答忠恐及禍乃約六卿極論直罪惡請罷西廠及攷大學士商輅等疏言自立西廠之後汪直每日出外隨從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

等無不唱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項忠當早
朝鼔響伺候之餘即令校尉就在左掖門下叫呼項忠
不得已朝罷擁逼而去然則項公之被辱蓋不止于遣
謫不答而已也
史言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罪狀欲罷西廠上震怒命
太監懷恩覃昌黄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詰問朝廷用汪
直緝訪姦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
對曰汪直壞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

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必有先下筆者安曰直之挾勢害人誰不欲論之但不敢耳安等受國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翊等侍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天下之事忍為汪直壞之何忍坐視翊等誓不與共戴天吉曰直之罪縱吉等不言亦必有言之者貶斥謫罰一惟命耳恩乃降色而謂曰先生言善恩等具以聞倘上召對毋變前言恩去而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同心為國若此

輅復何憂蓋以安三人皆青宮舊僚而已則先朝執政恐見疑故也尋有旨革西廠命懷恩召汪直切責之勒入內無何商公乞休直復入西廠開邊釁至十八年三月六科十三道奏直苛察紛擾大傷國體請罷之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珝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吾輩豈可坐視當勸上宜從衆言珝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請云云疏入上乃罷西廠中外欣

然翊有慚色劉文和之識何前後自相矛盾如此余意秉史筆者不相謀或不能無掩飾旣而知其果誣史也當商公之初上疏直方起孺子暴貴用事顧亦知惡之故其辭特懇切而王威寧尹恭簡甚私直而善翊直之用兵決勝或有以服翊心而勢力亦似可倚至于十八年出師宣大尋止留鎮大同而威寧同事復移遠之守延綏直事可知矣安素交結內臣其於尚銘之流閻梁芳輩之忌嫉懷恩之公惡皆密得之翊北人尚猶以為無

恙也僅踰年而直及威寧敗又踰年而文和罷又踰年而恭簡免然則汪直之兩罷西厰商公尚矣項公次之餘俱不足道也

史又謂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珝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命中人出御筆有劉珝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繼子婺宿樂府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安與吉力解不從乃請令珝以親老辭斡旋加恩放歸按此則力救珝者萬劉

也然萬劉實合策逐珝者也夫一劉珝也憲録稱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辭不肯終養孝録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鄉黨化之號曰仁孝里盖憲多劉吉所裁孝則焦芳改筆珝于人乃中等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辭也

西樵野記言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場雖優而後場不

繼望亦魁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錄墨卷字跡雖同而五
策實他友所作盖臨場暗室中誤持其卷耳馬公河間
府故城縣人中順天鄉試第一今言河南鄉試一誤也
公登鄉薦在成化甲午今言弘治二誤也兩京糊名易
書例不用墨卷今言他友所作而字跡同三誤也
吾學編載安南占城於成化間事尤畧安南第云天順
中黎濬被弒弟灝嗣弘治中灝卒孫誼嗣於占城則云
成化中遣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而已按灝

世與占城仇殺正統十二年占城攝王摩訶貴攻安南為灝所敗被擒縱兵抵舊城古壘等殺掠萬計至天順五年灝大發兵破殺占城國王波籠阿麻破其國都虜掠人民財物悉有其地王孫齋亞麻勿菴逃據西南鄙上書告急詔切責王灝俾還其國封灝疏辭頗倨且請命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至十六年灝以兵詐言追捕叛黨攻取老撾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逐其宣慰使又欲進攻八百宣慰司而雲南先以太監錢能貪黷密

使以文幣良馬易王灝珍寶遂往來互市不絕而臨安大理間皆有灝所使間為大賈其地矣老撾破雲南震動天子為嚴勅將吏隄防惟謹後王灝所使大將東正議以兵六萬復攻老撾敗歸死者二萬餘王灝復自以兵九萬繼之為滿國所邀其别軍皆喪死者三萬王灝慚忿得疾還國尋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司右司副張瑾齎勅印封齎亞麻勿菴為王尋王弟古來奏言先王見虜交阯王弟盤羅茶悅逃居勿靈王請封天使到而盤

羅茶悦復為交人所擒矣臣與兄𪗋亞麻勿菴潜竄山林後交人畏懼天朝自遣人尋訪本國子孫撥還土地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𪗋亞麻勿菴為王未幾臣兄死臣今當嗣位而未敢擅乞遣其使仍賜寶印退還本國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東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不勝幸甚時安南貢使至因諭之且責其殺滿剌加進貢使臣事後月餘而張瑾還下獄盖瑾與馮義既来

巨舶挾私貨市利至廣東聞故王已死恐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用偽勑立其國人提婆苔者掌國事瑾等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為王得其賂黄金各百餘兩還至滿剌加復盡售其私貨歸義病死於海洋瑾上其事且併安南偽勑上之詔下獄論斬時占城使尚在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齋亞麻勿菴實以病死而所謂提婆苔者不知為何人也十八年春老撾車里宣慰欲款附安南而

車里亦報交兵數十萬駐老撾界上八百報亦如之詔
遣諭令還國二十年遣戶科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
封古來為占城王時占城尚為提婆苔所據也二十三
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欲入赴訴遣南院右都御史屠
滽諭之滽至上疏謂古來稱八州二十五縣盡為安南
所據成化中訴於朝始歸邦都郎馬那里等四州五縣
地後占城頭目提婆苔叛入安南又割一州三縣與之
提婆苔進兵攻古來兵敗被殺安南逼取其生身欲盡

以其地立提婆苔子為王而古來之子蘇麻及頭目萬人固守以待乃復賜勅切責王灝乃始聽命而湎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歸國弘治元年王遣王孫奉金葉表文及方物來謝灝在安南蓋最為驍勇之主而占城所有僅故國十之二耳安南後復亂占城始稍得息肩不然終非其有也

占城王子沙古卜刺請封給事中任良弼等言王古來已沒虛實難料宜行勘明白遣使送至廣東境上令其

領勑歸國因引給事中林睿使滿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以死而不能問其罪從之按此必給事之當行者倡為此議耳第林睿死節事史既諱而不書而志碑之類又闕因記於此以俟考

史於謝文莊一夔卒稱其和易平實篤於友誼而譏其為妻破例乞祭塋又與尹直合謀之李孜省傾巡撫閔珪於廣西其他若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議不無鄙薄云憲章録則謂閔珪之調人謂直為之而

鄉人有忌一夔者纂修實録遂併入云又謂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忿懣卒與史所載矛盾矣謝以狀元及第二十七年自少宗伯而得大司空不為異而當是時李孜省用事文莊又尹文和門人密疏之薦為公為私固不可知也所謂鄉人者少詹事汪諧賛善張元禎皆同年也極類張公筆

世傳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

賂公行至此已極可笑又云意欲訪一故人馭者竟歸
太常坐廳事不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按此乃
北史儀同劉臻事移入太常以資嗢噱焉
近峰聞略言戊年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皐而止至謂
劉儼終禮侍曾彦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為太常少卿
曾侍講學士耳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
瓚至吏部左侍郎庚戌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
公時行大拜

瑣綴録雙槐歲抄俱謂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好武而騃遇一全真以技誇之全真曰此一夫勇耳吾亦有小技呼一刀使斬府中大槐後有百餘刀隨之削槐樹如札又嘗解髮髮盡直立指梁過娼家惡其淫也叱雷火焚之拜請乃救火其子引以見益曰是正人也而神因稍稍為黄白之術益姬妾姝豔甚衆全真得出入無間悉以呪術鉤致之衆不勝其淫毒泣告益益憤密言之守備廳急逮全真至則桎梏輒脱乃以

狗血塗之送至京伏誅有興寧伯李震者與參將吳經有隙經之弟綬用事太監汪直所譖震謂常從全真學讖緯奏之逮捕削爵令攷史妖言人陳廣平濟寧人假以黃冠私習兵法徧歷秦汴楚蜀間僞為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為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都察院覆奏上命太監汪直等同南京內外守備會捕證佐至京論死獄上即僇于市瑣綴錄尹文和直謬自言益醜聲著聞而幸免罪明年署

吏部適考察以不謹去之然則文和之所紀者實事而史之所載者獄辭也第文和不能舉全真名及以翊為益

却當以史為據

資治通紀言五月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按孜省下獄謫戍矣後復逃還京師始復拷死於獄原非論斬也繼曉先以取藥詐還為有司執送斬於市今紀似俱未真

瑣綴録謂丘濬脩憲廟實録以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

芳自是為世所鄙而憲章録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按實録謂獻章貌謹原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賛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其詆陳公亦甚矣第不曾載十絶句媢嫉芳事而所謂鄉里前

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正丘文莊也文莊廣人實録既
舉之則非文莊筆矣元禎庶幾爲近
資治通紀弘治元年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洪謨被
論與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載
六年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裕以
六年改吏部七年滿考始加太保十三年夏星變尚書
屠滽周經徐瓊白昂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加太子
太傅經瓊加太子太保憲章録亦因之按昂加太傅周

經徐瓊俱太保溥先以太子太保爲吏部東宫出閣加太傅歸因入對爲周文端請留併及已見誣科道上不悦溥出即令致仕故無加官此誤也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宫中或諸生館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謝遷言六宫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方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禮部議止之焦泌陽執史筆以爲謝公

進此訣詞獻諂以誤孝廟繼嗣之不廣皆此邪謀啓之
又云古者諸侯尚一娶三姓而備九女以廣繼嗣孝廟
以萬乘天子獨不得立三宮可乎小人圖勢利而不為
國謀如此泌陽之忿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
之從臾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宮僅踰年何以有
擅夕之聲於外而謝已逆知權之在中宮而從臾之且
謝以山陵未畢諒闇尚新為詞其義甚正胡可非也小
人哉泌陽其無忌憚一至此

雙溪雜記言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陜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鞫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鞫奏覆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鑾得免死充軍因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禄寺上言成

化間濫費太多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上怒其揚先帝之過下獄論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釋充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為之平正按博野雖小人其救李興為得大體至謂九卿承旨論救當時如王三原輩豈承風旨者乎彭程論成化間繇費亦是其職豈可深以為罪雖于孝廟盛德無損至謂一時憲體賴此平正而隆慶中高新鄭欲裁抑言官報復故相

至引以入疏二公之學識心術可知矣張鑾當作巒亦誤

余嘗見彭疏謂監收厨料見光禄寺製造皇壇器用不知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於人乃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臣竊謂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為而猶有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禄寺錢糧悉民之膏血用得其實猶恐病民况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為邪術虚耗民財先帝

信之篤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於人之理哉萬一陛下有此舉遏之於將萌杜奸邪崇正道無此舉也當治臣下逢迎爲悅之罪使陛下好尚得以別白於天下上曰先帝爲孜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下鎮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

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為民有薦者俱報聞然則程疏固未嘗暴揚先帝之過孝廟原未嘗有旨誅程及押赴市曹事法曹亦未論斬也

余覽樊山王載坽所紀其曾大父温懿王見漯上疏論兄荆王見潚承爵以來罔思圖報忠孝惟以威福自持陰懷悖逆都梁王見溥都昌王見潭俱被謀害身死見臣苦諍反生讎怒臣之校尉槩加拘束臣攖疾病不容供進湯藥使百端制縛寸步不能轉移只得自處調理

幸全殘喘豈期臣凡立心奸險處事乖張不懷陛下深
恩紊亂祖宗舊制聽信陰陽搖惑却將原建舊邸輙改
子午正向陰釀異謀包藏兇禍多擁兇竪闌出禁城之
外勢傾山嶽田野驚疑雖有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頓首
惟命所據蘄州內有麒麟鳳兩山鴨峙邸當傑地而況城
臨大江與南京根本之地順流不過三日倘一乘機禍
延不小臣方三歲生臣之母被遭荼毒五歲父王薨逝世
母撫臣一十二歲仰戴聖恩册封臣為樊山王迄今二

十五年惟以安分律身未敢輕為動止因凡任奸邪撥置惡臣諫諍致被讎嫌日時尋害緊迫只得披情冒瀆天顏合無遷臣仍轉江西建昌府始祖舊基或遷湖廣常德衡州二府保全身家臣誓不與此奸凡同處乞勅在廷大臣星夜前來將臣所奏事情逐一訪拿袪除禍患設事機不慎大臣來緩臣一門性命無復逃矣臣之兄弟見溥見潭見湰見淲含冤地下終莫能伸臣若虛言罪甘萬死狀上即日命司禮監太監蕭敬錦衣衛指

揮同知孫瓚刑部右侍郎戴珊按其事詔下甫七日即

戒行夏五月戊寅抵蘄偕楚鎮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

都御史謝綬巡按監察御史汪某會勘至是朝使密而

不章若為他使者王以下皆罔覺敬等入邸請謁即令

錦衣校尉將撥置官旗軍校沈瀌王安彭浩佘壽陰陽

羅啓儒風鑑毛剛伶人周鑑壯士陳勝等數百人盡擒

之而選民間女隸四十人進宮鞫問悉得其情乃具狀

以聞世子祐柄沮格勘官法當並坐是年冬十二月二

十九日王召入京師居西内尋令自盡詔將祐柄仲季二王俱安置武昌改調王邸儀衛一司旗手羣牧二所軍校四百戸于武昌諸衛差操稅課局赤東湖悉還官渠魁毛剛韋與朱貴沈瀌余壽彭浩周鑑陳勝等俱坐棄市餘黨悶遣所奪聘女産業悉復之致國史所載略同第以見淏不早言革祿米三分之一而王見潚以五年冬十二月削爵繫西内矣明年見潚復訐樊山王見淏違法見淏再發其不軌事命太監韋寧大理寺右寺

丞王嵩錦衣衛都指揮陳雲往覈無異奉旨見潚戕害
諸弟逼奸弟婦箠死弟毋滅絶天理傷敗彜倫又潜蓄
異謀其諸不法事不可悉數窮凶極惡天地所不容國
法所不宥即令自盡見湜亦有不法事情以其能發異
謀潛消大害功亦可嘉姑宥之世子祐柄削爵安置武
昌令楚王約束而立故都梁王之嫡子祐攔為荆王盖
見潚之削與賜死前後凡再勘而載埒所紀未盡備也
故補志於此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五